

生活中的印记离不开具象的物质载体,比如一条路、一幢建筑、一家老字号。那天又行走在河南路上,追寻时光流逝的印记。

那些年,住所离河南路有点小距离。常去河南路,是因为福州路口有家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上海分公司。逛完书店,会在河南路上走走,但往北一般不会过南京路。那时常想,其他书店都叫新华书店,这家书店店名怎么这样长。这家书店很大,而且选书方便,很多书在那个年代就开架了,当然大多是科技书。以后了解到,1951年7月20日正式开业的这家书店,是由三联、商务、中华、开明、联营五家书店联合组织,由62个单位组成。铺面由原来的中华书局、商务印书馆的门市部打通而成,原商务印书馆二楼也扩展为门市部,陈列书刊1.5万多种,开业第一天就售书5万多册,其规模当时在全国也首屈一指。

尽管常去那家书店,但年少时没买过几本书,印象中那里少几读物很少。后来先后改名上海科技书店、中国科技图书公司后也常去光顾,书买的就多了。如今老楼还在,已“面目全非”,被酒店、洗衣店、小吃店的招牌团团围住。

福州路的书香气在河南路上扩散,除了这家书店,还有好几家很有名的笔墨庄。李鼎和笔庄、曹素功墨庄和以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冠名的四宝斋(上海油画笔厂前身)门市部都曾开设在河南中路上。荣宝斋也是1959年从河南中路迁至南京路的。另一家老字号笔墨庄老周虎臣上世纪80年代也在河南中路开设过。

河南路上以前有不少旗篷店,是道独特的风景。这道风景源于1934年创设于今河南南路上的茂丰旗篷厂。解放初,

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,英国的一位书友将自己阅读过的一本书放在了公园长凳上,无偿提供给拾到的人阅读,拾到的人阅读之后,再以同样的方式将书投放到其他公共场所,这种接力阅读的方式就是“图书漂流”活动的最早起源。

在我国最早的“图书漂流”活动源于2004年,当时春风文艺出版社把三本畅销书,石钟山的《遍地》、洪峰的《革命,革命了》和阎连科的《受活》进行了“漂流”。

如今“图书漂流”也漂到了我们身边,成为了一种有组织的活动。4月26日参加了大庆市总工会组织的“快乐阅读·托起梦想”读书活动启动仪式。“图书漂流”成为了这次活动的一道靓丽风景。参加者纷纷将自己带来的书籍与其他相识或不相识的书友交换,作为一名参与者,我漂出了一本小说入选,漂回了一本《责任胜于能力》的励志书。

第一次参加“图书漂流”活动,倍觉新鲜,感觉“图书漂流”是有着强烈的文化共享意味和诚信内涵的。上海普陀区推出的“图书漂流”活动,第一批“放漂”的图书达到两万余册。但据普陀区图书馆对漂流图书的跟踪调查,首批图书“放漂”后,回漂率仅为30%,也就是有近70%的书被据为己有,难以实现再漂流。此外,一些回漂的书上还留下了读者不文明

“茂丰”就开始承接生产国旗、红领巾等任务。当时制旗工艺落后,国旗的五星是用黄布剪成贴缝到红旗上的,后来劳动模范王廷甫苦心钻研印染技术,将五星直接印染到红旗上,开创了制旗新工艺。上世纪60年代,“茂丰”改名上海旗篷厂。那些年,河南中路上旗篷礼品店林立。记得1997年“八运会”在上海举办时,这一带随处可见“八运会”的会徽旗、吉祥物旗等各色彩旗。最近经过这一带,还可见几家旗篷礼品店,但不怎么景气,有的大

白天还关门闭客。现在说起中药老字号,大都会举出蔡同德、胡庆余、童涵春、雷允上,这是被称之为近代上海中药的“四大户”,而当年沪上中药“八大家”邵良心、奚良济、姜衍泽、王大吉、姚泰山、叶树德、叶天德、苏存德已很少有人提起,其中好几家曾在河南中路上落户,有几家开设在附近的福建中路和广东路上。奚良济,是我年少时中药的符号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常能见到送药工骑着自行车将煎好的中药送上门,车座后面货架两边悬挂着插着一个个小口中药保温瓶的帆布袋。我们这一带大都是由河南中路91号奚良济国药号送的。考究时一天还分两次送,上午送头煎,下午送二煎。时下中药代煎自动化,一下子就把一周7帖煎好装成14包,还可快递送上门。奚良济现址已成了雷允上,问及周边上年纪的居民,竟无人知晓这家老字号。河南路中药号的渊源,还可追溯到1874年开设的鹿芝馆,这是上海最早的广帮药店。

66路公交车在河南路上行驶了60多年,那些年,出远门就要到河南路乘66路去北站。心目中,66路是开往诗和远方的……

让图书“漂”起来

李铁军

印记,有的书被笔划过,有的缺了页,可以说“图书漂流”是一张“诚信试纸”,测试着一个城市的诚信指数。

阅读是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体现。据统计,2014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.56本,较之2011年的4.35本提高0.21本,但与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比,仍有较大差距。日本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每年40本、韩国11本、法国20本、以色列60本。

我们的中央领导也已深刻认识到阅读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,“全民阅读”已经连续三年写入《政府工作报告》,

阅读由此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。对于个人来说阅读是提高个人素质,增强道德力量的“加油站”,更应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觉行动。

在本文即将结束时引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一句话与文友共勉,“如果有天堂,它应该就是图书馆的模样”。

去浴场洗澡是我的一大乐趣,特别是请人助浴敲背更是老年人的一大享受。而在敲背过程中我又领悟到了人体乐器的优美乐感。

我一直喜爱音乐,对声乐、打击乐更情有独钟。至今虽年余八旬,仍活跃于老年歌团而乐此不疲。因而当敲背师傅在我身体的背、腰和腿等不同部位反复轮流敲打时,仿佛自己的身体就是一台乐器,而敲背师傅就是高超的人体乐器演奏家。但见他时而握拳敲打,时而屈指轻弹,又时而用巴掌拍

作为独立影片,《房间》更有艺术上的野心,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和反思性,对环境影响心理生命的刻画,有张有弛。

与世界阔别7年的Joy,“再活一次”时,发现已经很难融入到这个她曾经仰望天窗,无数次企盼重归自由的世界了。她变得多疑、急躁、不友善,甚至感觉自己被救就是一个错误。特别是Joy接受电视台采访,一连串直刺灵魂痛处的问题,比如“为什么当初没把Joy送出来,剥夺了他的自由,以及他正常的童年成长?”更让Joy开始反思她“自私”的罪念——因为对生命的无望,才把另一个鲜活的生命,当成自己希望



老虎脚爪不列入正经的一日三餐中,是闲食,因此虽然与大饼在同一只炉子加工,但要等到作为早餐主食的大饼风光好了,退场了,它才能进炉子,炉膛里只有一点微火,老虎脚爪贴着幽暗的炉膛壁上,是一副“面壁思过”的样子,想想为什么这么多年来,还是个可有可无的闲食一类。

虽然有幸能进入烘大饼的炉子里,但出炉的境遇有云泥之别:大饼出炉时,有油条、豆浆、菜饭陪伴着,“四大金刚”相聚一起,火光闪耀,烟气升腾,香味四溢,热热闹闹的。吃大饼的人等在炉前,不时还会排起不短的队伍。一出炉便被买走。有的还拿着淘米竹箩,一买就是十多只。老虎脚爪出场时,大饼油条摊早已冷冷清清,门可罗雀,迎接它的,只是一抹西斜的阳光。自然会有人来买——爱吃的人

每天要吃,说是不仅好吃,而且老面发酵,吃后胃里舒服——但究竟是闲食,买的人零零落落的,买起来不过一只两只的。因此放在炉子上,被夕阳照着、被晚风吹着,时时遇到无人问津的寂寞和尴尬。

不过既然是闲食,做起来就不像大饼那样用擀面杖揉一下,大致成一个扁平,在面团上弄出六个凹凸尖状物的“花头”来。因为不是用模具做的,所以凹凹凸凸有了差异,有的粗犷豪放、像是张牙舞爪的爪子;有的

紧蹙挺拔,若六座攒起的山峰;有的飘逸秀气,似六片舒展盛放的花瓣。面对的是午后的冷清寂寞,那么干脆沉住气、耐住性子,让一团微小的火,慢慢地从早上一直烘烤到下午,犹如炼丹,一天只能出一炉。功夫到家了,于是通体黄澄澄、油光光、香喷喷的,从里到外都被烘烤得酥脆紧致、嚼劲十足。身上刷过的一

层糖浆,经过长时间烘烤后,也甜得别致,丝丝而不腻,甜香中还有着焦香,这就比大饼强多了。大饼仗着吃的人多,有几分得意和浮躁,急匆匆地跑进炉膛里,又急吼吼地跑出来,身上难免白一块黄一块焦一块的。而白的地方软呼呼,焦的地方硬邦邦,总有种半生不熟似的样子。

吃老虎脚爪,已是近黄昏,天色虽然还明亮着,但暮色在悄悄地升起来,上班上学的人还未回家、晚饭也未做起来,这段光阴最为悠闲。便将老虎脚爪买来,泡一壶热茶,靠窗而坐,然后喝一口茶,再徐徐地从老虎脚爪上撸下一块凹凸来,慢慢咀嚼着,咽

下后,再撸下一块凹凸来。六个凹凸,悠闲地一块块拗下来吃,形状便也发生着变化:若是六个凹凸像老虎脚爪,那么吃掉了两个,还像什么呢?再吃掉两个呢?这股拗着、吃着、看着、想着,便在下午的时光里、在生活的一小片段中,平添几多趣味。相比其他的闲食,如鸡仔饼、桃酥饼、蟹壳黄、老婆饼,老虎脚爪滋味不差,吃起来有趣,且价格最为便宜,是最亲民的闲食。

曾经用电炉对老虎脚爪进行加工,但电炉的火始终无法调整到大饼炉子的那种微温。近来又用新式的烤炉来烘烤,20分钟就可以出炉了,能使老虎脚爪像大饼般多产、高产了。然而,那只是貌似老虎脚爪而已,与老虎脚爪的“精气神”相差甚远。时至今日,老虎脚爪还是只能在老式的大饼炉子里,下着炼仙丹般的功夫,方能保持真味。而且宁愿绝迹,也不改本性。

登台演出。他却连忙摇手说:“不行,不行。我们这一行怎能登大雅之堂呢!”但我想,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。敲背这行手艺,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享受,应受到尊重,其包含的艺术内涵同样应受到人们的重视。但愿哪位浴场有识之士能培养出一支“敲背音乐”演出队伍,则为其带来的商机真不可限量啊!当然,若能借助专业音乐工作者配合、指导,配以中西乐器伴奏,又是否会开出乐坛的一支奇葩呢!

的出口。这部影片让我想起意大利经典电影《美丽人生》,罗伯特·贝尼尼扮演的父亲用游戏般的谎言,最终拯救了集中营里的儿子。同样是在恐惧丛生的空间里,集中营里的父亲始终在传递着美好和快乐,看似荒诞,却真实地让人相信,爱可以改变令人憎恶的世界,包括父亲夸张式大步从儿子眼前走过时最后那一丝悲伤的纯真。而“温馨”的铁皮屋里,母亲一直在虚构外面的世界,她也想把美好人生传递给毫无世俗杂念的儿子。但直到他们获救,她以为自己从此可以摆脱恶梦的侵扰,可现实非游戏非虚构可以掩饰的残酷,把曾经荒诞可笑的设想,砸了个粉碎。两部电影的主题都是“传递希望”,《美丽人生》

开场白:我家住香港,若不是因缘际会,很难想象能在“夜光杯”开专栏。《维港浪花》是写实的,我家里有一面窗子,面对着维港,每天看日出日落、海面上浪花朵朵,勾起我的万千思绪,于是写点随笔,是为“开栏的话”。

阅报,一则新闻实在可笑:某时装品牌发律师信状告位于港岛横街窄巷的两家祭品小店,说他们侵权,用他们的品牌制造纸扎祭品。或许我孤陋寡闻,两岸三地的华人社会,大概只有港人会纸扎这样古怪的祭品去拜祭先人。

那是一些什么东西?一般来说,我们拜祭亲人,都用鲜花和水果,有的人会带一些逝者生前喜欢的食品,还有一些港人会供上烧肉。近年以来,发现祭品店竟然纸扎一些奢侈品让人购买,烧给去世的先人。有的更加奢华——小洋房、跑车、佣人、美女……

此品牌状告祭品店的新闻出来之后,受到网民讪笑嘲弄,认为小题大做。

我倒不这样想,此品牌是1921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创立的,至今已有九十五年的历史。这个世界时尚界的明星,花了近百年的努力,制造的精品,被这样粗暴和粗糙地抄袭,主人不觉得愤怒才怪。只要看看那些纸扎祭品,就觉得真的不堪入目。

市面上这些五花八门的祭品叫人啼笑皆非,当然这些不是真品而是用纸扎的。香港的纸扎祭品迎合了有些人的需求,所以祭品的品种、档次节节升高,以此招徕更多顾客。

其实,说到底,与其花钱买古里古怪的祭品,还不如生前对他或者她好一些,多陪伴,嘘寒问暖,多买好吃的东西孝敬,这才是最实际的。

层糖浆,经过长时间烘烤后,也甜得别致,丝丝而不腻,甜香中还有着焦香,这就比大饼强多了。大饼仗着吃的人多,有几分得意和浮躁,急匆匆地跑进炉膛里,又急吼吼地跑出来,身上难免白一块黄一块焦一块的。而白的地方软呼呼,焦的地方硬邦邦,总有种半生不熟似的样子。

吃老虎脚爪,已是近黄昏,天色虽然还明亮着,但暮色在悄悄地升起来,上班上学的人还未回家、晚饭也未做起来,这段光阴最为悠闲。便将老虎脚爪买来,泡一壶热茶,靠窗而坐,然后喝一口茶,再徐徐地从老虎脚爪上撸下一块凹凸来,慢慢咀嚼着,咽

下后,再撸下一块凹凸来。六个凹凸,悠闲地一块块拗下来吃,形状便也发生着变化:若是六个凹凸像老虎脚爪,那么吃掉了两个,还像什么呢?再吃掉两个呢?这股拗着、吃着、看着、想着,便在下午的时光里、在生活的一小片段中,平添几多趣味。相比其他的闲食,如鸡仔饼、桃酥饼、蟹壳黄、老婆饼,老虎脚爪滋味不差,吃起来有趣,且价格最为便宜,是最亲民的闲食。

曾经用电炉对老虎脚爪进行加工,但电炉的火始终无法调整到大饼炉子的那种微温。近来又用新式的烤炉来烘烤,20分钟就可以出炉了,能使老虎脚爪像大饼般多产、高产了。然而,那只是貌似老虎脚爪而已,与老虎脚爪的“精气神”相差甚远。时至今日,老虎脚爪还是只能在老式的大饼炉子里,下着炼仙丹般的功夫,方能保持真味。而且宁愿绝迹,也不改本性。

登台演出。他却连忙摇手说:“不行,不行。我们这一行怎能登大雅之堂呢!”但我想,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。敲背这行手艺,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享受,应受到尊重,其包含的艺术内涵同样应受到人们的重视。但愿哪位浴场有识之士能培养出一支“敲背音乐”演出队伍,则为其带来的商机真不可限量啊!当然,若能借助专业音乐工作者配合、指导,配以中西乐器伴奏,又是否会开出乐坛的一支奇葩呢!

的出口。这部影片让我想起意大利经典电影《美丽人生》,罗伯特·贝尼尼扮演的父亲用游戏般的谎言,最终拯救了集中营里的儿子。同样是在恐惧丛生的空间里,集中营里的父亲始终在传递着美好和快乐,看似荒诞,却真实地让人相信,爱可以改变令人憎恶的世界,包括父亲夸张式大步从儿子眼前走过时最后那一丝悲伤的纯真。而“温馨”的铁皮屋里,母亲一直在虚构外面的世界,她也想把美好人生传递给毫无世俗杂念的儿子。但直到他们获救,她以为自己从此可以摆脱恶梦的侵扰,可现实非游戏非虚构可以掩饰的残酷,把曾经荒诞可笑的设想,砸了个粉碎。两部电影的主题都是“传递希望”,《美丽人生》

传递了真实的希望,尽管背后浸满了悲情的泪水;《房间》传递了假想的希望,尽管最后Joy自杀被救,Jack剪下充满力量的长发,又一次挽回了母亲的笑容,这笑容背后还是一道待解的生命谜题。我明白了,电视台问那些出格的问题,其实就像一根针,准确地挑破附在Joy身上藏了7年之久的脓疮,为她排毒疗伤,让她反省领悟,彻底重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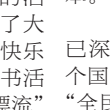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一场戏——母子俩重返铁皮屋,记忆仿佛在那一刻抽离出当初的苦难岁月,Jack一一告别他5岁前所有的“玩伴”,真实的曾经拥有,不带半点粉饰的童年快乐,在他被救时就已经溜出了他的生命体系,不知是痛苦的终结,还是怀念的开始。两人离开的背影,被镜头刻意地拉长而变得令人怅然若失,一去不复返的那些“房间欢乐”,可以换来他们未来人生更大的“房间自由”吗?

传递了真实的希望,尽管背后浸满了悲情的泪水;《房间》传递了假想的希望,尽管最后Joy自杀被救,Jack剪下充满力量的长发,又一次挽回了母亲的的笑容,这笑容背后还是一道待解的生命谜题。我明白了,电视台问那些出格的问题,其实就像一根针,准确地挑破附在Joy身上藏了7年之久的脓疮,为她排毒疗伤,让她反省领悟,彻底重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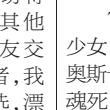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一场戏——母子俩重返铁皮屋,记忆仿佛在那一刻抽离出当初的苦难岁月,Jack一一告别他5岁前所有的“玩伴”,真实的曾经拥有,不带半点粉饰的童年快乐,在他被救时就已经溜出了他的生命体系,不知是痛苦的终结,还是怀念的开始。两人离开的背影,被镜头刻意地拉长而变得令人怅然若失,一去不复返的那些“房间欢乐”,可以换来他们未来人生更大的“房间自由”吗?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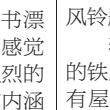
边看边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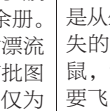
夜光杯



七夕会



影音方圆



七夕会

七夕会